



朝花夕拾

素色清欢

浮标立水，不为钓鱼，而是测探河水深浅。面对沧浪之水，我无纓可濯。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你，景仰你，感谢你。

家住沧浪

老九

感谢命运，让我在这个名为沧浪的地方，一住就是20年。

细细一数，其间至少五易其居，先是胥门外的枣市街，继而三元新村，再彩虹新村、养蚕里新村、南华公寓，五根指头合成一只手，掌心是沧浪。说句玩笑话，我即便是孙悟空，也跳不出宽厚仁慈的沧浪掌心。或者说，我麻烦来麻烦去，沧浪都没有厌弃地将我一掌推出。

是的，如今上班，我每天都要从沧浪区政府门前经过，想到在这里工作的一些文友，写出一本本由区委区政府职能部门策划出的精美图书，常常不由得就要感慨和艳羡：我也是你的臣民啊，我也能写的啊，怎么就没有发现我呢？这是玩笑话，但玩笑中有真情。自我解脱的比喻，还是那只手：沧浪是母亲，我与我的文友们都是她手掌手背的肉。但无从选择的母亲，还是有所取舍。

但具体写什么方能体现我住在沧浪区的定位呢？沧浪除了街，还有很多的巷，很多桥，很多园林，很多名人。当今苏州众多园林中最古老的沧浪亭，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中的明轩提供过蓝本的网师园。还有很多著名的文人，如那个留下“举案齐眉”佳话的梁鸿，还有留下为开山塘河而成就苏州白堤也就是如今山塘街的白居易，有韦应物、刘禹锡、苏舜钦、苏东坡、范仲淹、冯梦龙……当代作家中，有我还幸登门造访过的陆文夫，还有范培松、范小青……

深吸一口气，都不舍得轻易地大口吐出，而要徐徐吁气般呼出，因为其中含有众多自己敬仰者的因子啊，品一品，都能若有若无地分辨他们的气息。对了，说到桥，我写过一座不是很有名气的桥——黄石桥，诗为《苏州有座黄石桥》，发在《春风》月刊上。这

座没有什么名气的桥，与我本人在苏州的定位，倒是比较对应，比较相称。写时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只是因为我的祖籍为湖北黄石，一个内地黄石人，生活在一座江南文化古城中，就托物言志，写了这么一座没有名气，连许多苏州本地人都不知道的桥。

我还想到道前街的那排银杏树。

当年我初来苏州时，道前街正在拓宽，原本路两边都是住户的，经拓宽才成为如今这样一边有住户一边为河道和绿化带的街。我看见工人在河道一边残旧瓦砾依稀可辨处种树，种银杏树苗，那树苗一人半高，大拇指粗细，埋土，用脚踏踩结实树苗根部的土，还用桶从河里吊水起来，以亮亮的短弧线，慢慢浇灌树根。路人一不小心，踩上了湿土，还会留一截渐行渐淡的省略号……

一转眼，那排树成了苏州最亮丽的风景区之一。尤其是秋天，长长的一排金黄银杏叶，呼啦啦招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前来朝拜，或站，或蹲，还有匍匐着做亲吻大地状的，都为了自己镜头定格这一排银杏，这一脉金黄。

我记得不下一次，这道前街的一排银杏树，上了我谋职的《姑苏晚报》头版，大大的，占据大半个版面，美艳惊人。我呢，更青睐这挺拔俊朗的树上那一嘟噜一嘟噜的银杏果，每每路过，都要仰望动情，那么密集，那么沉甸甸，像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向我发问呢，问我这些年来，吃了这里这么多饭菜，住了这里这么多年的房子，消费了这里这么多的洁清水和空气，还娶妻养子，而我又回敬给了这里多少呢？

这样一来，我就想写写我住在沧浪的一个小小细节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小小细节。

那是住在养蚕里一个底层单元的时候，有一个小院子，院外的空地可以种点瓜果，可以与三岁的儿子河边看船。那当是我 happiest 的生活片段之一吧，儿子

也是最爱好玩的年龄段，我还没有用电脑，用的是一只蘸水的钢笔，却也出了好几本书。

这支钢笔跟了我多年，写起来很顺手，完全人笔合一，但由于是碳素墨水，一段时间后，就要彻底地清洗一次笔，以免堵塞不下水。那天，我在洗干净笔后，就在河边一边与儿子说话，一边捏着笔胆，将笔胆里的水甩出来，甩着甩着，一不留神，笔头带笔胆一起从手中滑脱，飞向河中！

我一时懵了，一时被不小心铸成大错的自责和痛惜深深击中，急得河边跺脚。这是与我有深深感情的一支笔啊，是我考上大学那年，我还在读初中的妹妹从菜金中省下钱买了送我的，从湖北到甘肃，又从甘肃来到江苏的苏州，十几个寒暑深夜伴我手端脸畔，写作了逾百万字。笔老了，而我也正打算换笔用电脑了，我完全应该让其退休，放在抽屉中做纪念的。

我一时沮丧到了极点，呆呆地望着河面……

但小河边，峰回路转，奇迹出现了，由于钢笔笔胆内的水已经甩干，里面的空气让其不至沉身河底，居然是半截笔胆露出水面！像半截钓鱼的浮标！沉沉浮浮望着我，似乎还满面茫然，不解我何故就将其抛弃了。我鼻子酸酸地用长竹竿将其拨到河边，拾起来。看着这支失而复得的破旧钢笔，像一只忠诚的落水狗一样回到主人的手心，我是多么开心多么动情啊！

我觉得，这小河中半截浮标样的笔胆，就是我本人。浮标立水，不为钓鱼，而是测探河水深浅。面对沧浪之水，我无纓可濯。我只露半个头在水面，不声不响地观望着，欣赏着。我一直都是小心翼翼地观察你，景仰你，感谢你。而且，也一直深深地庆幸自己生活在幸福中。

在这个名为沧浪的地方，我一住就是20年；而且，还希望能再住20年。

感谢命运！



徐建军摄

挂灯笼

王尧用散文化的笔调完成的小说《民谣》，结构松散得将主要情节淡化到了以苏北的舍、庄、镇的方位图结构而成的风俗画里，他难道不知道如此写法很容易流失读者吗？恐怕他更在意的是，用小说留下苏北的文化意蕴。

吴玫

长篇小说《民谣》的作者王尧的成长轨迹，应该是从苏北东台农村中学毕业后，考上当时还是江苏师范学院的苏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今天成为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民谣》的结构有些不同寻常，已经煞尾后，又附上了小说的叙述者王大头王厚平声称写在中学作文本里的一些旧文字。其中一封给苏南师范学院的代笔，王厚平为其做的注解中明确提示道：“世事如梦，我后来也考上了苏南师范学院读书”，这一笔，几乎坐实了《民谣》为王尧自传体小说的事实。

读一篇小说，何以要计较作者与虚构之间的关系？从东台出发落地在天堂苏州，王尧有没有感受过当地人对苏北人的歧视？

那天去看父母，与毗邻而居的姑姑聊了很长时间，得知我早逝的爷爷和93岁才驾鹤西去的奶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从高邮农村到上海投亲的苏北人。其实，“苏北人”这个概念不需要姑姑强调，我小的时候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苏北人在上海始终是特殊的存在。他们穷他们糙他们从事的都是城市里最低级的职业，比如卖菜卖早点扫大街……那时候，青年男女通过红娘寻找另一半时，都特别计较对方家庭的籍贯，如若对方父母都是苏北籍自己又是浙江人、苏南人、山东人、东北人等等非苏北籍，相亲这件事就会到此为止。

从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从出生到长大成人的这30年里，我始终被歧视苏北人的风气裹挟着，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认知：苏北的贫瘠是全方位的。

5年前，离开家乡已经半个多世纪的老父亲想要回去看看，再三阻拦都不能让他放弃回家的愿望后，我只好做了陪同。汽车沿着大运河旁通畅的道路行驶时，车窗外的风景很是不错。可是，一拐拐进乡道，眼

前所见就让人泄气了。进入那个叫东吴庄我爸爸长大的村庄后，老人家走进早已不相识的老乡家里聊起了很多年前的往事时激动得热泪盈眶，而我则被他不经意间吐露的“没有什么大变化”的嘀咕，深深地刺激了，所以，就躲进车里等待老爸爸宣泄他的怀乡之情，根本就没打算走进东吴庄四处看看。

“村庄”这个词在多数地方往往是连在一起说的，可我们不是这样的，村是由庄和舍组成的。庄子之外的地方叫舍，舍在农田之中。城里人说“农舍”，我们自己不会加“农”字，如果叫农舍，庄子就叫农庄了。”在《民谣》里读到这样的文字，我愣住了半日：那年我在东吴庄，为什么不去四处走走？那样的话，我大概就不必等到王尧先生的《民谣》在2020年第6期的《收获》文学杂志上发表后才意识到，就物质条件而言，苏北是贫瘠的，可是，从文化积淀的角度看苏北，也许那里有着属于苏北的丰腴，而时不时出没在《民谣》里的只可能与苏北方言勾连在一起的俚语，则让我的遗憾又增添了几分。

“卷四·5”，作者细致描述了苏北冬天之冷后，写道：“奶奶可能是个例外，她双脚踏在铜炉上，双手焐着汤婆子”。且不说，这铜炉和汤婆子于我都不陌生，将蚕豆放进脚炉里煮熟，我们这些由奶奶带大的孩子也少少做过，所以，读到“我”被奶奶提醒“吃多了会放屁”时，会心一笑，再读到“宁可羞前失礼，不能忍屁受惊”，我竟然下意识地抬头四顾。没错，类似的话语我奶奶在的时候没少对我们说。

仅举的两例，远不能涵盖我奶奶说过的类似俚语的“卷四·9”写到，梅儿的爸爸经常家暴梅儿的妈妈，理由之一是他嫌弃梅儿的妈妈是个瘸子。“我”的妈妈因此背后经常痛斥那个不尊重女性的男人：“还嫌人家什么，你自己是个破锅子，还嫌人家锅盖”。我奶奶通常将此说成“坏锅盖配烂锅子”，意思难道不一样吗？

丰富性，比如，隔壁小男孩冒冒失失，我奶奶会说

他“麻里透风”；又比如，小叔叔急不可耐地想试穿新买的解放鞋，我奶奶会揶揄他“烧虾等不到红”；再比如，后弄堂的王伯伯喜欢夸夸其谈，背地里我奶奶会一撇嘴，“嘴大鼓说大锣”，等等。

可惜，奶奶妙语迭出的时候，我正处于最逆反的年龄段，所以，不要说将奶奶说过的俚语记忆下来了，只要一听到奶奶说那样的话，我总是用刚从课本上学来的成语反驳她。有一天晚上，我就着微弱的灯光修剪手指甲，我奶奶看见了说我“又在招鬼咬手指”，我反感地说奶奶您又迷信了，正好被路过的爸爸听到，他生气地告诉我奶奶话中有话：“灯光太暗，容易剪到手”。好像就从那时开始，我开始琢磨起奶奶的“金句”，可惜的是，那时我还做不到有意识地记录奶奶的话，到今天记忆中原本就不多的奶奶说过的话，都被貌似时髦的话语掩盖了。

还好，奶奶立下的家规，不少在我已经成为下意识。就像《民谣》中所写：“‘你喝粥的声音太响了。’这是奶奶最早对我的提醒。奶奶开始训练我，家里人不到齐了，不好开饭；吃饭不能有声音，筷子只能伸到菜盘子靠近自己的这一边；吃好了要对长辈说慢慢吃，不能起身就走，起身时要说您坐稳了……”最后一句，也许也是以前围着饭桌的多半是长板凳的缘故吧？

无论如何，王尧写在《民谣》里的苏北民间的吃饭礼仪，都是真实不虚的，由此我想到，王尧用散文化的笔调完成的小说《民谣》，结构松散得将主要情节淡化到了以苏北的舍、庄、镇的位置图结构而成的风俗画里，他难道不知道如此写法很容易流失读者吗？以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期正式出版的小说研究为正业的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岂能不知道？可他恐怕更在意的是，用小说留下苏北的文化意蕴。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土气和落后成为苏北的印戳后，我们已经忘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里的“养”字，一定包含着只属于那片土地的文化属性。

小小的借书卡，就是曾经借过这本书的人留给我们的书信，一封不会送到我们手里，而是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的书信，上面隐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的信息，或许还有记忆。

王宁泊

每一所学校往往都会有自己的标志性建筑，代表着这所高校的形象。我所在的学校，最有名的建筑应当是我们的图书馆，据说是当年梁思成设计的。这栋建造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建筑，与它脚下所伫立的城市——西安一样，一靠近便感受到一股古朴、厚重的历史气息。这里是大大小小的时间之流汇聚的场所，是时间凝结的一个硬块。

我想起一部叫《天使之城》的电影，影片中一个有趣的设定让我始终难忘。在电影中，生活在人间的所有天使，最爱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他们在那里安静地读书，或者安静地看别人读书。我想，天使之所以能够如此长寿，能够永远保持着青春，会不会就是因为图书馆缓慢的时间之流减缓他们生命的流逝。图书馆、档案馆这样地方，存放着大量的书籍、资料，存放着源自数百年甚至数千年前的知识与故事，这里仿佛是时间的深渊、时间的坟冢。

如果把图书馆比作一个幽暗的、等待着人们去探寻去发掘的知识殿堂，那么每一个徘徊在图书馆的人，就是怀着敬畏之心，在前人留下的遗迹中寻找宝藏的探险家。李白把我们学习的过程形容为“秉烛夜游”，而我们在书架间搜索的目光就像是蜡烛燃烧的烛亮，一本一本的书构成我们向上攀登的阶梯。

那些被借阅了多次的书籍上，不单单是作者留给我们的财富，也遗留着那些曾借阅过这本书的人给后来者的路标。有时，我小心翼翼地拿着那些因多次借阅而破旧的图书，会去想象这本书曾被怎样的人翻阅过，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在每一排排书架间发现这本书时而感到欣喜，会不会像我一样，翻阅这本书时如饥似渴地沉浸其中。

从我上学的时候开始，图书馆借书就已经实现了全面电子化。不需要人工操作，只是将要借的书放在机器上扫描一下，借阅的信息就会登记在电脑上。这样大大提高了借书还书的效率，但是高效快捷的同时也无意中抹去了先前借书人留下的记录。之前图书馆每一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一个小小的“口袋”，那里插着一张借书卡，每一个借书的人都会在上面留下自己借书、还书的日期，留下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历史。

这张小小的借书卡，在我眼中就是曾经借过这本书的人留给我们的一封信，一封不会送到我们手里，而是等待着我们去寻找的书信，上面隐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的信息。

就像在电影《情书》中，少年藤井树留给少女藤井树的借书卡一样。少女树曾在心中抱怨这个与自己同名同姓的男生，总是喜欢在图书馆借一些几乎没有人看的书，在借书卡上得意扬扬地写下“藤井树”三个字。

关于自己中学时代以及少年藤井树的回忆，是在博士固执的坚持与索取下，渐渐回到了少女树的记忆里。而当多年之后少女树再次回到自己初中的母校，那些玩着“寻找藤井树”游戏的小姑娘得知在如此多的借书卡上留下“藤井树”名字的是一位男生时，开心地大叫：“他一定很爱学姐吧，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学姐吧。”

写在借书卡上的“藤井树”三个字就像是一个谜语，但是谜底却因为年轻的羞涩始终没有说出口。一张张书写着青春恋情的借书卡被放在记忆的图书馆，长久以来无人问津，落上了厚厚一层灰尘。博士那封阴差阳错的书信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久闭的大门，轻轻叩开了记忆的墓室。

有趣的是，给博士的回信中，少女树写道：“于他我记得很清楚，但那是由于同名同姓的牵连。我想你能明白，那不是什么美好的记忆。”

但与此同时，少女树脑海中想到的画面与信中所写并不相符。图书馆内，伴随着心中抱怨少年树从来不帮忙做任何事的旁白，独自填写着卡片的少女树望向窗边，少年树轻倚在窗台。风吹动白色的窗帘，偷偷凝视着少年的少女树脸上似乎有某种淡淡的期待。少年树骤然转学后，少女树独自前往图书馆归还少年树借阅的最后一本书。她正要将书放进书架时，动作却又停下，将书小心地捧在手上，书籍封面上写着《追忆似水年华》。而后，少女树抽出借书卡，上面写着唯一一位借阅者的名字：藤井树。

凝视片刻，她才恋恋不舍地将书放回书架。风依然吹动着窗台上白色的窗帘，但是窗帘后面已经空空荡荡。

就像少年藤井树留给少女树的最后一本书的名字《追忆似水年华》一样，在少年藤井树写在借书卡上的名字，以及博士没头脑寄来的，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往少女树平静的生活中轻轻丢下一块投石，投石缓缓坠落湖底，翻腾起湖底厚厚淤积着的记忆。

信件、借书卡上的名字，这些记忆的载体，帮助少女树寻找自己的记忆，也帮助博士归还了属于少女树的记忆，帮助博士与少女树进行着一次记忆的置换与传递。

博士不断地要求少女树向她提供更多关于少年藤井树的信息，“请你告诉我”“请你再多告诉我一些”，自然，当博士在小樽的风雪中见到与自己容貌几乎一模一样的少女树时，就隐隐心痛地发现自己已在少年藤井树心中的角色。

博士渴望了解更多爱人中学时期的事情，是希望沿着时间之流溯源而上，获取爱人生命中她不曾参与的段落。但是她获取的越多，仿佛越是证明了那些岁月终究不是自己的记忆，甚至连她已经拥有的岁月中来自藤井树的爱，或许也不过是作为少女树的影子而得到的幻觉。属于少女树的回忆终将回到少女树的世界里，即使少女树的回忆被隐藏在书页中，被隐藏在那久久无人问津的书架里。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角落的一排书架间，曾发现一本陈旧泛黄的书。书的封面因为时间太过久远，已经残破不堪，几乎无法辨认上面写着什么。但是在书的扉页，竟然还夹着一张上个世纪的借书卡。我小心翼翼地抽出卡片，卡片上留下的最后一则借阅信息，停留在1978年。

40多年前，有一位与我年纪相仿的人，站在同样的地方，拿出这本书，登记下自己的信息，交到40余年后我的手里。我同这个曾经借书的人各自身处不同的世界，但是因为我们共同借阅的这本书，因为这张几十年没有被使用过的借书卡，就像《情书》中留在借书卡上的“藤井树”三个字一样，我们的时间却意外的相遇，失去的回忆也会被唤起。

一张轻叩回忆的借书卡